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壹

周昭王二十有二年釋氏生於西域

漢武帝元狩中遣嫫姚將軍霍去病討匈奴至罽蘭過居延昆邪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佛道流通之漸也

孝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此佛書入中國之始也

東漢明帝永平八年西域浮屠法始入中國初帝夢金人

頂有日光飛步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王遵中郎蔡愔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以經用白馬負至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及拜跪之法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胡氏曰顯宗果明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

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途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佛之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謂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生也且自侈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矜憫割肉捐身以啖之無所顧恤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則必斷棄之除舍之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所稱慈悲廣大又安在哉

丘濬曰天地之區域中國爲正天地之生人中華爲正

中華之人必有配偶親屬產業衣冠人而無此數者則非人矣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乃有無偶之人首必有髮也自是乃有無髮之首家必有業也自是乃有無業之家書必同文也自是乃有不同之文衣必有袖也自是乃有獨袖之衣有父則有子自是乃有不父之子莊子所謂不可解者於是乎解矣有君則有臣自是乃有不君之臣莊周所爲無所逃者於是乎逃矣教之大者孔子也自是乃有並孔子之教神之尊者上帝也自是乃有上於上帝之神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浮屠氏真大亂之道而三代聖王所必誅者也明帝爲人之子

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
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之禍春秋
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端之始嗚呼明
帝之罪上通乎天矣

章帝時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以
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
何嫌何疑而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因班示諸國

桓帝時襄楷舉浮屠不三宿桑下以諫欲帝少嗜慾去奢
泰也時帝設華蓋以祠浮屠 西僧安世高至洛

靈帝時西僧竺佛朔至洛

獻帝時陶謙以笮融爲下邳使相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計魏明帝嘗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以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於水有五色光起帝嘆曰靈異乃爾乎遂徙於道作周閣百間佛圖故處數爲濛汜池種芙蓉後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爲中國戒律之始

吳主皓嘗詔毀神祠及佛宇

晉成帝時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

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
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聞也盜賊奔突王都
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
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頌
賦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
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

簡文帝爲會稽王時好談名理支道林許詢諸人嘗在齋
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皆厭心許送一
難衆人皆忤舞及即帝位有星變詔僧法曠禳之

孝武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
門居之右丞王雅諫不從

尹氏曰佛西域神也無論有無姑就本法言之清虛寂
滅者也內殿何地中乃立精舍又雜引沙門居之哉

帝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妯姆僧尼右衛將
軍許營上疏曰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戒粗
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致侵漁百姓取財爲
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恭帝深信浮屠鑄丈六金像親迎於瓦官寺步從十許里
太原王恭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
庶嗟怨後以友誅臨刑猶誦佛經

廬江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靡費巨億而
不吝至親友貧乏無所施遺阮裕嘗戲曰卿志大宇宙

勇邁終古充問故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
作佛不亦大乎時希惜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弗準
崇信釋氏謝萬譏云二却詣於道二何佞於佛

瑯琊王珉王珣幼有沙門提婆爲之講毗曇經未半珉
云已解卽與法綱數人自講綱曰大義皆是小未精耳
汝南周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

殷浩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

僧肇註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

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者也

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

此語少

波羅密華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一曰檀

尸羅精進也五日禪定也六日般若智慧也五者爲舟

波羅密也

密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而自頃以來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絲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請旨令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必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是年以沙門方琮為翻經館學士時宋主以冶城寺僧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繼勢傾一時方進七八座上恒滿琳着高屐披貂裘置道呈書佐權侂宰輔會稽孔穎嘗詣之遇賓客填

咽膺涼而已。頽因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時慧嚴、慧識道人住東安寺，爲道俗所推。又闢場寺，多禪師，都下爲之語曰：闢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慧琳有才章，兼內外之學，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其畧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睿迴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且周孔爲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釋迦開無窮之業，拔重關之

險陶方寸之屬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群生不
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數天堂則物歡其福指
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
白學以爲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
勅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
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恠之情羨泥洹之樂生耽逸之
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迷遠利又興雖言
菩薩無欲群生固已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民未開利競
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客主酬答反復不已後其歸
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僧徒以
貶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而賞之 又江夏王義恭

就宋主求一學義沙門北沙門求見發遣宋主謂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曰撫軍順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不耐雜宋主不悅二十六年魏拓跋燾南侵陳頴遂圖汝南懸瓠城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毀佛浮屠取金像以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

世祖孝武孝建初普責百官讜言周朗因上言釋氏流教其來有源然習慧者日贊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金帛侈飾車從或寄夫託妻或殺子乞兒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

悔罪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有疵惡顯著者悉皆
遣除 大明初張淹爲東陽太守嘗逼吏燒臂照佛民
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因免官禁錮 二年有墨標
道人與差人高闈謀反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
逆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童並使還
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時
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
尤見重釋學 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
先是晉世庾冰始創義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
其義並不果行至是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與惟浮屠爲教凌越典度偃居

尊戚失隨方之跡迹速製化之淵義 法以謙儉自牧
忠虔爲道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者臘而直
體萬乘者哉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
叅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族詔
可前廢帝初復舊

明帝太始七年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
尚之罷還宋主謂巢曰卿曾至湘宮寺未此是我之大
功德散騎侍郎虞恠恠恠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
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哉

怒

尹氏曰宋主或剽拉宗支濫刑濫殺猜忌恐管人不自

保內則淫污肆慾外則極侈窮奢嬖倖縱橫殘民富國
其不善之積如此方且大營梵宮自謂福田然不踰時
而告殞勦滅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者安在哉

時又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

私宜盛化頃遇昏宦法像殘毀師徒奔逸甚以矜懷妙

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至使材官隨

宜修復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

封新安故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殷廢新安寺

驅斥僧徒尋廢中興天寶諸寺孝明定亂故有是詔

世子寶卷嘗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不

能治乃迎戴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膊肥耳既錯減
臂瘦忘即除

太原王懿年十七與兄劼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
重創走與家屬相失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
見懿問食未懿告饑兒攜食與之食畢欲行會水潦暴
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啣懿衣因渡水懿隨之獲
濟至元嘉九年為徐州刺史乃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
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升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
後顛深恨此言

南蘭陵蕭惠開有孝性家素事佛為父起四寺謂國僚
曰封秩差鮮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

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

范泰募年事佛甚精嘗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齊高帝建元元年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

武帝永明六年時土信佛法御膳不宰牲王奂嘗請車駕
幸府使謂曰吾去年爲斷殺事不得幸詣大臣已判無
容再爾奂亦崇釋在雍州至妨州事上謂王晏曰奂於
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以此妨務卿相見言之無道吾
意也後在州不法遣使收之閉城拒守裴叔業於城內
起兵攻奂奂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

帝勅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會帝前稱名不坐他
日中興寺僧鍾於帝前稱貧道乃詔稱名爲定式

時稱黑
衣二條

永明十一年建康蓮花寺道人釋法智與州

民周熊龍等作亂徐州刺史王玄邈生擒法智盤龍等
亂遂平 是年上將射雉竟陵王諫菩薩不殺壽命得
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
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勸勵身奉法陛下常日捨財修
福臣私心願願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
追悔便難臣此啟聞私心實切上不盡納 七月帝不
豫詔竟陵王子良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
殿戶前誦經上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乃按佛經宣
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 是月武帝大漸遺
令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

養自今以後公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惟年至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廢帝昭業為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乃謂深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見百倍

明帝詔僧瑾為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忌諱犯者必殺瑾每匡救賴免者衆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花樹同發隨風而散

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杲何在子良無以難又著滅神論假爲問答其末一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賈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恠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餌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使兵挫於行吏空於府

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怵爾而無來不禦去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上上無爲以待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豫章文獻王臨沒遺命後堂樓安佛供養外國二僧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南陽劉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註法華經自講佛義

汝南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
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空難二
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謂貧道捉麈
尾來四十餘年頗見宗錄惟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
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
德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顒精進
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
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二物顒與書勸令菜食大
畧謂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死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
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量肉揣毛可爲愴息

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豈不可畏乎願精信如此

鹽官顧歡以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畧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經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王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三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友

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
達智周萬物放無物而不爲要必周其爲必異各成
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措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
佛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狝狗路荒流之肅棺殯
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
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
徃徃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
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孔效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
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
夏之別若謂其致旣均其法可換者車可涉川舟可行
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廢宗禮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
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志歸執說其舊且理
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
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
舛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
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爭爭之
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
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賊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
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

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蔽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
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
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禮物道跡密微利用爲
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
俗自相矜解猶蟲噬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
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
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

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躡坐爲恭道以三繞爲
度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效方襄童謁帝厥行
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來者常安戒善
行交蹈者恒邇文王造周太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
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則同觀方設教其道
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迦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
異符合之唱自有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
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乎詭若此何謂其

同歡答曰按道經之作者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
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
後畧人頽車邪又夷俗長跼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
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必舟以濟川車
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
風本善俗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民有以矣
佛道實善故戎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
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至於剪落之徒
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
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洲本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
世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
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剪落爲異則胥靡剪
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像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
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
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
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
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
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垂老莊立言本理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
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王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
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
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占風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圓
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
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劔山焦湯猛
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裁頂

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髮目如井星授子捐妻住廬庇
鷓縱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
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
墨今則五時所宜於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校稻已異闊浮生天果報自
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
般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譬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垂心異旨儒
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
圓聖若夫神通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

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而
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惟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
畧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
有爲有爲之無終非返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
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淡智解能
涉受世徒揆度因果二門鷄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魯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識庸鹵富厚以
終生忠反見遺詭乃復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
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不深

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貢也

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可化膽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佛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失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四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四五

六隨用而施獨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考
釋未始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念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
十號千稱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竹門律
云道之與儉迥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
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
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
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
謂迥極無二者謂迥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所
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末未知高鑒
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

梁武帝天監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臨

聽公卿畢集旻講經不限儒釋但據文義所向 十一年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爲之序 十三年河南王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之河南王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蓋外國也國中有佛法 十六年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餘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剪有乖於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爲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詭不從 普通元年帝捨身於同泰寺時陸叡諫曰人之生死豈能超度弟恐禍至佛不能救不聽 大通元年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

反語以協同泰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遂幸寺捨身
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 五年帝幸
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 中大通元年六
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
九月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披法衣
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
槃經群臣以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十
月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還宮時待
惠約法師以師禮受具足戒忽有甘露降庭三足鳥二
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特榻履
之而帝坐其側帝自天監以來事佛長齋日止一食惟

雜記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菜羹糲飯

二年幸同泰寺設平等會

三年十月已

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涅槃經迄於乙卯

十一月乙未上又幸同泰寺中升法座爲四部衆說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迄於十二月

五年二月幸同

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剛字般若經題迄於已

丑

胡氏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爲帝王享天位內
高姬妾外列官司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
之密猶以爲未足又復命將出師爭奪於外惟恐失之
是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爲佛之道如達摩者
亦必不取也或曰如是則達摩之言不亦可取與曰爲

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有不同總歸之於滅倫理以佛之道爲已則逆而不祥以佛之道爲人則偏而不公以佛之道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得其當棄而絕之可也

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四月幸同泰寺鑄貨千萬造十方銀像并設無礙會 二年再幸同泰寺中復役無礙法會 三年五月幸同泰寺鑄貨千萬造十方金銅像復設無礙法會 八月脩長干寺阿育土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礙食大赦帝自受具寢處畧同沙門

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

色衆僧以手仰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按僧
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
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
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神王闍浮提一天下佛
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
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
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更修飾之
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
子僧二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半年上舍相輪及承露
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煖
其參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

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
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
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
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
丹陽未知塔處及見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
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會
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
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
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
塔十六年又使沙門仁尚加爲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
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釵釵鐸等

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
壺以盛銀叶叶內有金鏤鬘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
光度函內有瑠璃碗碗內有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
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
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
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句設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
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
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
九月五日又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
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
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

又至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甕次王甕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曆夕二塔俱放光明勅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恠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狀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

至寺惺因留像付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
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漁忽見有
銅花跌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
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
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
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惺得像後有西域胡
僧五人來詣惺曰昔以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
逢胡亂埋之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
曰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在長干寺五僧至寺見像歐
欵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遠欲模寫像
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正

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
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其有識者後有
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
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
諸堂殿并瑞像周圍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
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四年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象牙如來真形舍利大赦
五年扶南國遣使獻生犀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
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便往迎之 六年河南王遣使
求釋迦像并經論十四條勅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
光明講疏一百三卷 七年百濟國遣使求涅槃等經

疏 十年於皇基寺設法會 十一年正月震華林國
光嚴殿重雲閣帝親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焉 是
年十月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
貲吏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救禁斷川流難墜人
心惟危既垂夫內典慈悲之義又傷乎外教 生之德
尚書有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後可復開罪身皆
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
仍施身 四月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設法
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
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

梁史曰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

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及遇災歲實丙寅
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起火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
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災帝
曰斯魔鬼也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
刺血麗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
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
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
人頸皆縮入頭之類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
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冠道士四五百人並出
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使適至云此
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

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餒餓鳥血流通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掛體以燃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旣流遁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云

太清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捨曰羯磨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床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 夏四月群臣以錢一億萬贖皇帝衆僧菩薩默許百辟詣鳳莊門奉

表三請三蒼頓首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袞冕御
輦還幸太極殿如即位禮大赦改元

梁史曰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位
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
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帝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
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中有云惟當勤精進
自彊行勝脩豈可作詆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
及諸貴遊又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詆突如
對延明耶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時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蒙蔡伯龍起兵慮之

強頗知幻術更相煽惑衆至三萬使陳慶之討之初慶之與魏爾朱榮戰敗亡匿落髮爲沙門至是復爲奮武將軍比冀州刺史

帝女爲尼於廬州浮槎山建道林寺

陽夏謝舉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遍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

陽翟褚翔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

濟陽江杯之父病患服杯侍疾將暮月夜夢一僧云患服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杯弟云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

眼見真能度彼岸，荷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佳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頌舍，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世改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劉霽母胡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善盡君精誠，爲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東莞劉勰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總爲文長於佛。

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武帝時有敕與
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
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

平原劉杳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諸釋氏經教常行
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膻持齋蔬食臨
終遺命歛以法服

臨淮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晚年蔬
食持戒信受甚篤

廬江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馬尚之奉佛法並建塔寺
至敬容又捨宅爲伽藍趨權者因助材構造敬容並不
拒故寺之堂宇頗稱宏麗時輕薄者因稱爲衆建寺

尚之孫黠胤亦並事佛胤嘗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
衆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
堂馴狎如家禽胤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
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
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矣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
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
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彭城劉惠斐明經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

平原劉訐善玄言尤精釋典嘗與族兄歆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崇熙寺東澗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進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君學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新野庾詵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遶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詵說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土

南陽張孝秀專精釋典普通三年卒空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河東裴子野暮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麥飯蔬食常奉勅撰衆僧傳二十卷

彭城到溉好佛嘗捨宅為寺又莊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所得俸祿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置淨饌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二

陳

武帝末定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
陳主親出關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
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寶
藏傳之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於陳主至是乃出二
年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群臣表請還宮 十月
車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幸大莊嚴寺
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物群臣迎帝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

宣帝大建十四年

時後主已即位

二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

四月詔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人間淫祠妖書

諸珍怪事並皆禁絕

九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

捨身及乘輿御服

後主禎明元年臨平湖草叢塞忽然自開又多他變異陳

主惡之乃自賣於佛爲奴以厭焉於郭內大皇佛寺起

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 三年

隋兵進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

東海徐孝克性至孝既嫁其妻與孔景行留穀帛以養

母剃髮爲沙門乞食以充給後雖夫婦如初然恒與諸

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
受業者數百人高宗大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
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行隋
開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
講金剛般若經十九年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
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

濟陽江總避地會稽龍華寺常自叙弱歲歸心釋教年
二十餘入鍾山就曜靈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
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
惹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
生時人謂之實錄

吳興姚察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
祿俸皆捨寺起造隋大業二年卒初察願讀一藏經並
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
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

北地傳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
其學有大心曷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綽亦著論用釋
其難

後趙 石勒時有天竺沙門佛圖澄少於烏菴國就羅漢
入道劉曜時到秦國後爲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
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

石虎建武元年始聽民爲僧初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

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
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
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爲姦宄詔中書曰佛
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否著作即王度
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
祠也漢魏惟聽西邑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
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
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
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前燕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群
僚觀之因立龍翔佛寺於山上

前秦 符堅素欽釋道安德問一見崇以師禮時胡沙門
鳩摩羅什亦承安令問謂云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
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於是法旨大著
中原

後秦 姚興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
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屠於末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
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嘗引諸沙門於澄
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
多有乖謬不與故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畧僧遷
道樹僧獻道坦僧摩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

持明李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禮
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

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註維摩經又著數
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
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
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
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是
歲神瑞二年也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
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於前爲今
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
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

於時

丘氏荅曰中國梵書始盛於此嗚呼文字自荅頤以來有所謂籀文篆隸行草其聲音文字三代以來未之有異也至是始有一種恠體殊形之製以亂我中國自結繩以來之書始作備者漢明帝也然是時止有四十二章之經藏之宮寺是後雖有胡僧安靜支懺康會等翻譯未甚傳布民間至是姚興始大集胡僧以華音譯番語自是厥後僞詐日增無從質正遂至遍滿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而中國之人虛矯者又剽竊老莊之緒餘以粉飾之遂至淪膚浹髓膠固深密而不可解散其尤可惡者竊我聖經之名名其邪僞之作雖其以經爲訓異

乎經常之義然亦無忌憚矣嗚呼揆之名教其罪可勝誅哉

元魏先其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

太祖平中山經畧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上性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未建圖字招延儒衆然亦時時旁求天興元年詔佛法之興其來已遠濟益之功寘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錦容範修

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
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
座莫不般具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易以雜色又自洛中構白馬寺盛
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九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
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
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餘所

太宗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教導民俗
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
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統攝僧徒每
與帝言多所僣乞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未與中
前後授以輔國宣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常親幸其

居以門心不容輿登更廣大之奉常中卒三臨其喪道
曾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獻好道即
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
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爲沙
門有子曰猛詔襲果所加爵

太武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
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
致禮敬

初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墩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
其舊式材塢相屬多有塔寺大延中涼州平從其國人
之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像教彌尊矣

未延四年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太平真君五年魏主
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
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論死主人門誅

史臣曰按古者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沙門巫覡正所謂
左道亂政聖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魏以夷狄尚能禁
之而中國禮義之君且崇信之不以為怪亦獨何哉

七年初魏主與崔浩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
曰何為重此胡神因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
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
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
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境內沙門閉其

財產大得贖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義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勸爲丘墟朕欲除僞定真滅其踪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皆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得兒或收藏經像惟塔廟無復子遺

始浩與謙之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浩嘗以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指灰於

廁中及活幽執置之檻車送於城內使衛士數十人搜
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世皆以爲報應之驗浩子模
亦深所歸向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
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浩既誅死世祖頗悔之業已行
難再修復恭宗濟欲興之未敢言也佛法淪廢終世祖
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
至者猶竊法服誦習惟不得顯行於京都先是沙門曇
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戒沙門多以餘能
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
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重之

高宗文成帝興安元年復興佛教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

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群臣多請緘之乃詔州郡各聽
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
四十人向之所毀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下髮是
年詔有司爲石像今如帝身既成額上足下各有黑石
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 興光元年
秋勃有司于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
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所有師于
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
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
承成造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
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像并

畫像迹 和平初沙門統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
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
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以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
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
供諸寺洒掃並許之於是僧祇戶及寺戶徧于州鎮矣
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
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于時演唱諸異典和
平未䟽勒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
宗以爲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
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駭異

顯祖即位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
太安末劉駿于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
舉衆徃目皆莫識沙門惠瓊起問之荅名惠明又問所
住曰天安寺語訖不見駿君臣以爲靈感改中興爲天
安寺是後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明年高祖誕辰
于是起末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
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
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構三級石浮圖椽棟楹楹上下
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

高祖孝文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
野佛圖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

居其中焉。初顯祖殂時，恒農王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至百日。又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裙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表異。延興二年，詔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乃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虫，含生之類，若能精致，累土聚沙，福種不

朽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爲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信誠則應遠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睹實相之容 承明

元年八月帝于末寧寺設大法供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親爲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于顯祖又詔起建明佛寺 大和元年二月幸末寧寺設齋赦死囚 三月又幸末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和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

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時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
作亂于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乃穿
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殉三
日而死 四年春詔以鷹師地爲報德寺爲文明皇太
后資福也 九年有司奏上谷郡北丘尼惠香在北山
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餘時
人皆異之 十年有司奏前被勅以勒籍之初慮民僥
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
所檢僧尼寺主維那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
行凡羸俗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
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詔可 特靈太

后性聰悟多才藝以姑爲尼初相依託畧得佛經大義
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
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于令
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十九年幸徐州白塔寺
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曾於禁
內與高祖夜談同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
施帛一千疋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有
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深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
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于羅什常住寺建三級浮圖又令推
訪其子當加叙接 是年改監福曹爲昭文備官屬以

斷僧務

世宗宣武帝末平元年詔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
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之 二年親講佛書作末
闕後唐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
禁典精粗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群議立制諸州鎮郡維
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
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淨物然經律所
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淫人不爭之物不得爲己私蓄
惟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
三寶出貸私財募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不應
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間凶問聽哭二日若在見前

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
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啟
聞聽造君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僧寺僧衆不
得爲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
者求稽檢有戒行合二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
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 是年十一月帝于
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 時魏主專尚釋氏
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
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
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閉俱開然
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並存則內外

俱周矣不聽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末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高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本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三年先是于恒農荆山造珉王丈六像一 至是迎置於洛濱報德寺帝躬親致敬 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隨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反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契券侵蠹貧民莫知紀極自今以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殺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

贏息賑給多少并依僧祿月見在未收上堂錄記若收
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情轉
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富有之家不聽輒僭脫仍
冒濫依法治罪又尚書令高肇極言僧祇戶之害詔如
奏

世宗宣武帝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
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上既崇之下彌企尚

正始中孫惠蔚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愷帝旨詔加

惠號惠蔚法師

惠先單名蔚

延昌四年作永寧寺

有金像高丈八

又者一如中人者十王象二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年胡太后

又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

之。美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
上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
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時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僧尼各一而
已正始三年沙門惠深始違前禁自是都城之外寺踰
五百往者代比有沙秀之譏糞中有六衆之變則知太
和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以防微杜漸况僧徒戀著
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國典
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
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然率不行時民多絕戶爲沙
門李瑒上言不十之人無過於絕戶背理肆情棄家絕

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福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
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且南服未寧氏多避役
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為沙門矣

是時靈太后幸芒山集僧尼齋會

城陽王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
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為民
患宣武聞之下詔切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

宣武嘗以李彪女為婕妤奸婕妤通習經義宣武崩後為比
丘尼每講說經義諸僧嘆重莫及

肅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
正光三年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 二年靈太

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其人刺史爲首以違制論太守縣令綱察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尼僧尼多養親戚及他人奴婢于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隣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十鄰滿

三千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
配遠州戍役時法禁寬弛不能改肅也 神龜二年靈
太后幸末寧寺登九層浮圖崔光表諫內經寶塔高華
堪室千萬惟感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恐未能級
級加屐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效
理勢必然伏乞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 九月靈太
后又幸嵩高光又上表切諫靈太后俱不從光崇信佛
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
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咏詩頌
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
百人即為三經義疏三十餘卷光弟敬友亦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會遭所生母憂免喪之後遂素食終世

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張普惠上
疏謂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宮殿遠邀未然之
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
神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
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
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行朔望之禮然後
精進三寶信心如來則法隨禮積被岸可登且量撤僧
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又折之秩不盡見用

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說勸海人率歸伯歸伯
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

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所在屠滅寺舍斬人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

時又有沙門惠隣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使於城之西南治療百姓病清河王擘表諫以漢末張角亦以此術惑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宜明禁止防遏姦邪

孝武末熙二年正月己亥車駕幸松高石人靈岩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是年平等浮圖成帝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盧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恠焉

孝靜帝元象元年秋詔百官不得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
爲寺其新立之徒悉從毀棄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
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口所營功庸並以
枉法論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

自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流通無禁中國凡有四百
一十五部合一千一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
土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
役畧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學所
歸一至于此 武定六年魏主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
佛理杜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
等並侍法筵弼升師子座常衆敷演昭玄都僧送及

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
魏主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 魏主嘗問彌曰聞

卿釋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彌曰佛性
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曰
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
狹寬狹既別非二而何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
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成寬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
成雖異能成恒一魏主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

一部帛一百匹

杜弼後
仕北齊

京兆王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

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酒內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當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為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

渤海高允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傷六卷金城趙柔為之註解咸得理奧為當時雋僧所欽味

河東裴植少長釋典臨終遺令子弟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高高之陰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屨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蔡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諸子各以布帛數百疋充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齋成乃還渤海高謙之以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九流之一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

長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貸

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安定胡國珍是靈太后父雅敬佛法年雖篤老時事齋絜自彊禮拜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寢疾薨太后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

范陽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愜每論諸經輒託景裕爲之序初以事喚系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毒當死夢沙門教誦經索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

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經

北齊

高洋

即文宣皇帝

天保六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

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勅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初天保五年樊遜舉秀才策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淺求難爲稱諸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王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竒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洸洋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

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
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
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未爲盡乖又未葉
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劫
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
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
而妖妄之輩苟利出家藥王燔軀波淪灑血假未能然
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以情還同俗
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
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
時雨而群飛臺上銅鳥憩和風而杓轉以周郊洛邑治

任鎬京漢宅咸陽視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
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崔酌百家想執王於瑤
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佩
寶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
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華左道恠民亦何疑於
沙汰

按樊遜之對義既經常詞亦爾雅余故備錄於篇

十年文宣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政奏聞

文皇時魏梁交和時未受禪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

崔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

館焉暹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

而署已名傳諸江表

世祖武成時河間王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
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蠲
數百以爲反殺之

按事佛將以求福而反致禍所謂神光適爲崇耳或謂
使豫聽玄都法順之請必不被酷余以爲佛果有靈能
使不搜即搜而有得能使不殺河間之不免於死佛之
不神見矣崇何爲哉

後主天統二年太皇太后武即武詔以三臺施興聖寺 三年

後主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 四月

又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武平三年廬潛被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諸香花糾集道流涕而送之後陳人圍壽陽城陷被執曰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於是閉氣而絕

武平時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膳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皮景和擒送京師烹之

時上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後主胡太后與沙門統曇獻通後主聞而未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與曇獻皆伏誅而幽太后於北宮後主每遇災異寇盜惟諸處設齋以爲

修德嘗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齊初衛士言亡高者黑衣故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有道術一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地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辭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地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其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梁元帝以法

和爲都督鄂州刺史部曲數千人悉呼爲弟子惟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善爲攻戰具在江夏聚兵艦大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元帝敗滅梁人入魏果見餽餅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主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法和嘗得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

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管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寸許文宣令開棺視之惟空棺而已韓賢傳曰昔漢明帝時西城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傳寶韓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賢以此後致禍

後周太祖爲魏丞相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行臺學士薛慎等十三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之士競爲大乘學丞相府記室參軍盧光性崇佛道常從帝狩于檀臺山時獵

園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見光
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
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嘆因立寺
焉

高祖天和三年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親講禮記
四年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天和中沈重於紫極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
者二千餘人 建德三年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

二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敬佛道二
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之 初天和六年衛元嵩上疏十一條請省寺咸

僧故有是舉

宣帝大象二年復造佛像已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

靜帝衍初立復行道佛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今入道

劉氏曰此楊堅意也堅將有他志以是求福

河北張元性至孝其祖喪明三年元晝夜讀佛經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來代閻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針治其祖目謂元曰忽覺悲也三

日之後汝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躍遂驚覺居三日祖
目果明

隋文帝開皇元年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
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
百倍

丘氏曰天立君以安民故民出財力以奉君以爲宮闕
朝廷郊廟學校軍國邊鄙之費雖曰奉君實以安已也
佛於生人有何所益乃至計口賦錢以爲之寫書造像
哉

十四年散騎侍郎王劭探歌謠織裙據佛書曲加誣
飾撰皇隋靈感志二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

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誦之曲折其聲有如歌咏
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二十年帝晚年深信佛
道鬼神命命禁毀佛天尊及神像毀壞偷盜佛及天尊
像獄鎮海濱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僧道士壞天
尊像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六月頒舍利于諸州

煬帝大業元年巡幸江都僧尼道士皆令自隨 六年帝
荒於聲色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僧尼道士女冠合爲
一席 是年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
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
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五終